



在笔者家乡忠县，距县城东约6公里的簪井河上，有一段长约3公里的峡谷，叫作金龙峡。三峡水库蓄水前，峡谷水流湍急，浩浩荡荡，一路东流，由簪井河口注入长江。峡谷内山体奇特，怪石嶙峋，飞瀑流泉。山上草木葳蕤，枯藤缠绕，松涛呼啸。两岸悬崖峭壁，万丈摩天，耸入云霄。那一片高峻雄伟、奇险幽深的山崖，历经千年，被当地人称作“羊子岩”。《长相思·羊子岩》精彩地描绘羊子岩景观：“岩峻险，岩摩天。对望峭壁幽谷深，两岸松森森；清溪浅，清溪恬。平湖高峡轻舟点，风景胜画卷。”

而关于羊子岩名字的由来，还有一个久远的传奇故事，相传与东汉名臣杨震有关。

忠县“羊子岩”因何得名 原来与东汉名臣杨震有关

□许江舰

忠县“羊子岩”峡谷景观



忠县“羊子岩”

杨震(公元59年~124年)，字伯起，东汉弘农华阴(今陕西华阴市)人。其30岁设私塾授徒，淡泊无欲，清静自守，人称“关西孔子”。50岁出仕，曾任丞相、太尉、刺史等职，一生洁身自好，恪尽职守，选贤任能，不畏强权，敢于直谏。为官清廉，不谋私利，曾以“清白吏”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，留下“四知太守”(天知、地知、我知、你知)的美称。

明代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载：“涂溪在州(忠州)东18里，发源于蟠龙洞，来经涂井。井神为汉杨伯起(杨震)，井庙碑云，神尝刺史荆州，溯江至此，憩于南城寺，谓人曰：‘江北二三里，安得有宝气耶！’……至深山，见白鹿引泉，曰：‘宝气在此矣！’土人从指处凿盘石，而得盐泉，庙在治东一里。”此文说的是“关西孔子”杨震，任荆州刺史时，入川路过忠州，住在南城寺。他查看忠州地形地貌，判断有宝藏埋于地下，又听闻簪井峡谷风景秀丽，景色宜人，遂趁一晴好天气，在几个忠州朋友的陪同下，兴致勃勃，徒步来到簪井峡谷。正饱览峡谷大好风光之时，忽见山岩上有一只白鹿，正专心致志咕噜咕噜地低头畅饮岩边的泉水。于是，杨刺史饶有兴致地走到泉边，也俯身掬起一捧泉水尝了尝。泉水清冽凉爽，且味咸而又甘甜。精通地理博学多才的杨刺史顿时眉开眼笑，欣喜异常，大声叫道：“宝藏就在此地！”

巴蜀地区著名的盐业之都。

为感谢杨刺史的恩德，簪井河两岸及当地百姓便将杨刺史所登之崖取名“杨子岩”，以此纪念杨刺史发现崖盐，并帮助、指导他们熬制食盐的功劳。由于年代久远，且“杨”与“羊”同音，人们以讹传讹，将“杨子岩”误写成了现在的“羊子岩”地名。后来，清陈登龙《蜀水经》“涂井也盐井，井神为汉杨伯起……”证实了涂井古盐井也为杨震所发现，并奉杨震为“井神”，以此纪念和祭祀他。而杨震一生从未在巴郡任过职，他被奉为涂井井神，或许还源于他清正廉洁、刚直不阿的人品，一直为忠州人民所爱戴和怀念。

岁月悠悠，沧海桑田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建设成功，三峡水库形成，江水漫溯，缓缓流进曾经汹涌奔腾水势急湍的羊子岩峡谷，形成数公里山水相融的自然风景带，其险峻秀丽不亚于巫山小三峡的神韵，成为最具魅力的一道风景线，成为忠县八大自然景观之一。突兀高耸的羊子岩也经忠县人民政府宣传、保护，设景点，固危岩，修缮道路，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游览观光。

走近羊子岩，一副工整稳重的魏碑体对联映入游客眼帘：“危崖擎天闯雄关古道，仙湖醉客叹流连忘返”，愈加让人感叹羊子岩的雄奇壮美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受人敬仰的先贤杨刺史若地下有知，定会赋诗一首，尽情地赞美他曾经驻足流连的忠州美景，赞扬巴蜀后代子民集思广益，改革创新，勇于开拓，努力建设美好家园的奋斗精神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

大足宝顶山
地狱变相养鸡女
(李小强)

千年前，从晚唐五代开始，到两宋时期，在今重庆大足境内的崖壁上，出现了一组组生动的石刻画面，它们不但记载了那一时代的艺术与审美，也记载了他们的生活与向往。

其中，尤以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(1174年~1252年)的宝顶山石刻的内容最为丰富，将千年前大足一地的民间习俗也展现在其中，其间就有关于那个时代大足人的荤食习俗。

鸡是极为常见的食材，在大足宝顶山有一幅非常生动的养鸡画面，雕刻在大佛湾的地狱变相之中。画面中，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面露一丝微笑，在一个清晨，轻轻地掀开院坝中的鸡笼。先出来的两只小鸡，正在争抢一条蚯蚓。略微掀开的鸡笼里面，几只小鸡正争先恐后准备出来透透气。这个场景，可谓是千年前大足乡村养鸡场面的再现，迄今大足民间仍有用竹篾编制成鸡笼，在自家小院中饲养鸡的习俗。从这个朴素无华的画面，可见鸡是当年待客的常用佳肴。



千年前大足人的荤食习俗

□李小强

自古以来，鱼可谓天赐的佳肴。大足历来有“鱼米之乡”的说法，境内遍布小溪，鱼易于捕捉。在石刻中，捕鱼的形象较为多见，尤其是在宝顶山石刻之中。如在大佛湾六道轮回图，由内而外的第二圈的一个梯形小格内，就刻有一打鱼人站立在船头，作扑鱼状，其身下刻一船，上有船篷，船下有水波纹。在大佛湾内有一处不被人注意的造像，今取名打鱼郎龕，图中刻一渔夫像，头戴斗笠，身穿对襟短衣，胸前系带，后背“鱼篓”，渔夫左手高举扶斗笠作眺望状，右手前伸(前部残，似执鱼竿)，一脚踏于石台上(似为渔船)，身后有一小猴，正伸爪于篓中抓鱼，在其旁边雕刻有铭文。图像可能表示打鱼之人贪心，欲想多捕鱼，不料放在篓中的鱼反而被猴子偷取，其意颇与古代成语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近似。而在大佛湾西北方向三里外的山沟半崖上，也有一渔翁像，当地人称龙潭。渔翁头戴斗笠，肩披蓑衣，跪蹲在地，似作持鱼竿状，身左侧圆雕一扁形的鱼篓。

那么，这些鱼怎么烹饪呢？在宝顶山大佛湾的千手观音龕中，刻有一个长方形的瓷盆，在盆上方，有一手握住鱼身，鱼头向下，鱼尾上翘，似乎正在向盆中倒鱼。这种将鱼整条烹饪的方式，与今天川菜中的过水鱼较为接近。千手观音龕中的这幅图像组合，不见于经典的记载，在同题材的造像中也罕见。出现鱼和盆的这种图像，应与大足一地饮食习俗有关，是匠师结合大足一地的生活

习俗雕凿的。据此来看，千年前，鱼已成为大足一地民众的主要肉食之一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猪就成为古人饲养家畜中的重要部分。在大足宝顶山石刻中，有两幅图展现了千年前杀猪烹饪的场景。一幅图在宝顶山父母恩重经变相内，这是一组淋漓尽致展现父母一生中养育子女的画面，其中的第八组图“为造恶业愿”，讲述的是儿子长大成人，即将婚嫁之际，设筵席宴请亲友，为自己单独承担屠杀的罪孽，母亲亲自挽袖正准备协助杀猪，旁边站立一屠夫，手持木棒，脚下有一猪，猪旁有一小盆，系用来接猪血的。这种场景，在大足乡村，木棒和木盆迄今仍是杀猪必备工具；另一幅画面在地狱变相中，刻一杀猪的厨女，面相丰满，身略前倾，左手握猪嘴，右手持刀。其身前刻一方案，案上刻一猪，身首分离。这两组场景，表现出在宴席和日常饮食中，猪肉是主要食品之一。

通过崖壁上的这些生活场景，可大致了解宋代大足一带民间饲养猪、鸡，以及捕鱼的习俗。可知猪、鸡、鱼等荤食，在千年前大足民众中极为常见。为什么在石窟艺术中会出现这么多的生活场景，这一点与大足石刻具有生活化的特点密切相关。在大足石刻中，当时民间的社会生活得到较为广阔的体现，尤其是宝顶山石刻之中，从牧牛到醉酒，从生育到病痛……可以说人生中的诸多场景，在这处佛教文化殿堂中得到了展现，可谓是一处崖壁上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院)